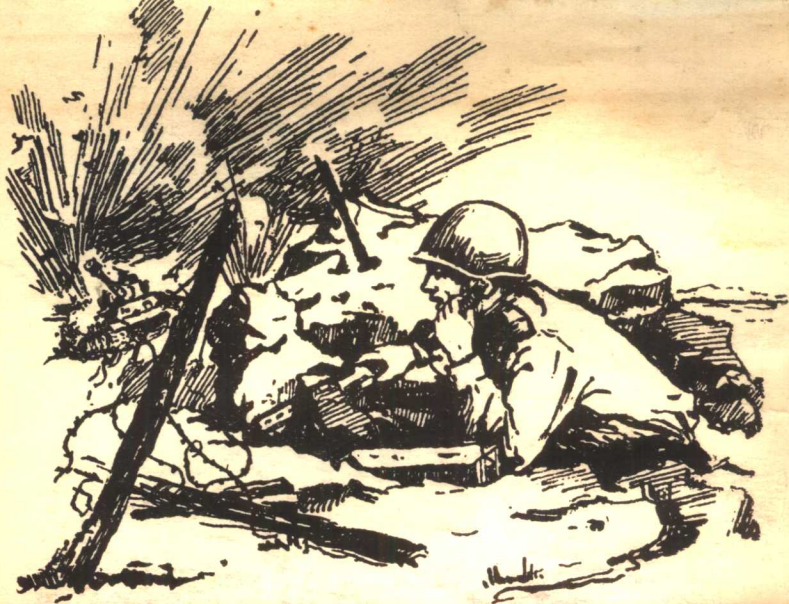




蘇聯英雄
米哈依爾·比利賓科

烈茲尼克著

時代出版社

蘇聯英雄米哈依爾·比利賓科

蘇聯 烈茲尼克著

傅中午 郭清波譯

陳 大 維 校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С. Резник

ГЕРО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ИХАИЛ ПИЛИПЕНКО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 1952

內 容 提 要

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開始時，比利賓科決定志願參軍，因為不到法定年齡，沒有獲得批准，但是由於他擅長無線電技術，終於爭取入伍。在強渡第聶伯河的戰役中，他冒着敵人的熾烈砲火，英勇而機智地勝利完成了先遣部隊的通訊任務，使希特勒匪徒遭到了致命的打擊。由於這次卓越的功績，他榮膺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本書扼要介紹他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如何毅然決然地參加了志願軍，如何克服困難，勝利地完成了祖國交給他的神聖任務；對於人民戰士和青年讀者是富有教育意義的。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外文印刷廠裝訂

1955 年 3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4/32

1—15,070 冊 26 千字

目次

米哈依爾·比利賓科當了戰士.....	二
在後方.....	一四
戰鬥的日常生活.....	二〇
強渡第聶伯河.....	二六
蘇維埃的軍官.....	四二

米哈依爾·比利賓科當了戰士

蘇聯全國廣播電台播送了莫洛托夫關於希特勒德國背信棄義侵犯蘇聯的演說以後的第五天，米哈依爾就決定馬上參加志願軍到前綫去，但是始終沒有找到適當的機會和父親談這件事情。

他的父親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可能是不准許兒子去的，因為一旦他本人應召去參加紅軍，家裏就只剩下一羣小孩子和他們的繼母了。

但是終於有了這樣的機會。

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和米哈依爾在牧場上翻動着乾草，正忙着幹活的時候，通信員從村蘇維埃到他們這兒來了。他是米哈依爾的朋友，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沒怎麼注意，因為常有不少朋友來找他兒子的。他也沒有看見米哈依爾從通信員手中接過區軍事委員會寄給他——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收的通知書。

「要走了……父親要上前綫去了，」米哈依爾想着。「我現在就對他說：『請你聽我說……』他一聽完了，就會明白的，一定能明白的。我們一塊兒上前綫去吧……」

雖然太陽給烏雲遮住，並不晒人，可是米哈依爾不知爲什麼突然覺得很熱。他摘下便帽來擦掉額上的汗珠，但是，他出乎意外地把帽子拿成了告別的姿態：再見，防波堤，再見，綠色的橡樹。

他心裏確信結果一切都會對他有利，什麼也用不着說。

可是他多麼捨不得離開周圍的一切啊，多麼捨不得……

這位青年並沒有馬上和自幼就熟悉了的景物分手。他望了望粗矮的橡樹，他喜歡帶一本書在這樹蔭下休息的，他望了望柳樹叢和到處生長着的鳳尾草。

「米希加●，你幹麼東張西望！」父親對他喊道。

他說着立刻用手指着他們的家，從這裏就看得見拴到竹杆上的一個掠鳥籠子。

「你看，誰在那兒淘氣呢？啊，他們這羣淘氣的孩子……」

有人搖晃着竹杆，於是米哈依爾腦海裏湧現出一個難以忘却的念頭：從前，他不是一個人，而是和堂兄弟格利高里·比利賓科倆人一起把掠鳥籠子放在草棚頂上的。以後也是他們倆人把它拆下來的：如果法西斯匪徒也闖到這裏，免得成爲敵人的目標……

可是已經到收藏起來不玩的時候了。

● 米哈依爾·比利賓科的小名「米希加」，愛稱「米沙」，本書所使用的「米哈依爾」，「比利賓科」，「米希加」和「米沙」實際上是一個人。

米哈依爾走到父親跟前，毅然地把通知書交給他，彷彿這樣就會把剛才再三考慮過的各種念頭的全部重担都卸給父親似的。

「甚麼，通知書來了？」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問。

他們對看了一眼，沉默了一會兒，接着，就收拾起耙子回家了。

用結實木材蓋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它還有些地方沒有完成，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一家還沒有住慣，房子裏的一切東西都沒有安排好。米哈依爾一到了家裏，就開始來回地踱着。繼母用懷疑和不安的目光盯着他，似乎在表示：「別折磨我了，你說吧。」

屋子的一角放着米哈依爾的書架，上面放着教科書、無線電收音機的旋扭、畫壁報用的顏料筒和雜誌。他俯身到書架上翻尋起來了。

「現在要你去嗎？」續妻瑪麗亞·葉蜜里揚諾芙娜問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說。

妻子的臉上顯得很憂鬱。他們在一起生活還不到兩個月，而現在一切希望都要破滅了。家庭的主人要走了。她一個人能不能扶養這些孩子呢？何況有三個孩子，帕莎和格里沙又都很小……

不知道由於甚麼動機，她沒有計算第四個孩子——米哈依爾。

「倒洒了……」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嚴厲地說，他看到妻子給他倒水時手裏的白鐵杯直打哆嗦。他一面把毛巾掛到釘子上，一面比較溫和地說：

邊。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戰勝了法西斯匪徒就會回來的……」說完了就坐在桌子旁

「喂，你怎麼不高興呢？」他問坐在對面的大女兒瑪麗娜。

「嗯……我……我沒有怎麼的，」女兒差一點沒有被麵包皮噎着。

小孩子們模糊地有點猜着了，就放聲大哭起來。

「唉呀，還哭呢。可是我認為你都長大了，」父親對六歲的格里沙說。

比格里沙大兩歲的帕沙不哭了。她一會兒看着父親，一會兒又看着哥哥。

他們長得很相似。父親和兒子的個子都不高，頭髮都是棕色的，眼睛炯炯放光。

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端詳着他的長子米哈依爾，顯出滿意的神色：「嗯？怎麼樣？完全是個大人了。瞧，他也能當家了……」

米哈依爾明白父親的意思，但是沒有露出不安的樣子。也沒有說出當時已經考慮成熟，決定了的堅決計劃。

第二天早晨，父親問米哈依爾：

「你送我去嗎？」

米哈依爾回答說：

「當然，我要送你去。」

到耶諾勃利的「蘇維埃白俄羅斯」集體農莊有十公里路，集合地點就在那裏。

應召的人們的行李都放在大車上。他們自己和送行的親屬們都步行着。大家都談論着戰爭，談論着背信棄義的法西斯匪徒，談論着侵犯蘇維埃國土的敵人的殘暴。

米哈依爾聽到了這些談話，就盤算着自己要怎樣去殺敵。他一幕一幕地想着。他想，最要緊的是不要讓軍事委員會認為自己是個廢物；而自己對法西斯匪徒是決不留情的。他射擊很準確。在區射擊比賽中，他的靶不止一次被看作子彈射中正鵠的榜樣……

他這樣心嚮神往，竟忘了他現在不是上前綫，而是往集合地點去的，並且還可能不收他呢。這時他覺得，這條鋪着厚厚的一層沙而很難走的大路和他們轉兩個彎子要走到那裏去休息一下的林間小路，彷彿就是一直通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去似的。

米哈依爾唸完了貝廖茲基完全中學，他早就作出了和平生活的計劃：到明斯克去入大學教育系，畢業後回到故鄉杜布羅夫卡或者再回到貝廖茲基來，在什麼地方，在哪個學校裏教育孩子，不是都一樣嗎？他要像別人教育自己那樣去教育孩子，而且要努力教得更好。

當應召的人們走到距離耶諾勃利三公里的米哈林的時候，已經是正午了。這裏就是「蘇維埃白俄羅斯集體農莊」，它是在從前屬於密施契爾斯基公爵，而十月革命前不久屬於地主庫里亞布科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

米哈依爾很熟悉這一帶地方。他在中學高年級學習的時候，在這裏，在舅父特羅菲姆·安尼西莫維奇·科瓦廖夫的家裏住了很久，因為從這裏到貝廖茲基比較近一些。富饒、遼闊的地方啊！

但是由於心裏想到希特勒匪徒會突然襲擊到這裏來，許多東西似乎變樣了——變成一種乾枯、萎縮的樣子。

這裏是貝塞吉河。這一帶河面很寬，它流過蜿蜒數公里的河道，一直流到霍齊姆斯克近旁。米哈依爾熟悉它那湍激的水流和闇夜裏的昏黯發黑的河水。

可是這好像不是那條貝塞吉河了……河水似乎變淺了，兩岸的距離更近了。

大家在家裏等米沙一直等到深夜。可是他沒有回來。第二天也沒有回來。又等了他兩天。大家也許還要等下去的，但是希特勒匪徒坐着汽車突然侵入了杜布羅夫卡。於是瑪麗亞·葉蜜里揚諾芙娜和瑪麗娜明白了再等也是沒有用的——米哈依爾不會回來了。

……在米哈依爾給父親送行的這個值得紀念的一天，他和區軍事委員「爭執起來了」。區軍事委員拒絕了這個少年請求派他和父親一同上前綫去，說：

「你還年輕……」

比利賓科遭到了拒絕後，最初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也是應召來的，是個聰明而能幹的人，看見了這種情形就走到米哈依爾身旁小聲地說：

「喂，小伙子，別發愁，你請求去吧。最近就要宣布徵召你這樣年紀的……」

米哈依爾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精神振奮起來了。

「要是上前綫去，嫌我還年輕，」他一本正經地說，「如果是個無線電員，那就應該說是有用的人了吧。所以說讓回家去，你說對嗎，軍事委員同志？……」

軍事委員關心地問道：

「那末，你是無線電員嗎？」

「是的。」

「那你要在申請書上註明白，不要吵了……」

米哈依爾終於和父親談妥了。照顧孩子們嗎？那末，答應吧……他剎那間覺得需要讓步，他的嘴唇哆嗦着，但是他果斷地打定了主意：他和父親一同去作戰也是爲了保衛孩子們的。

「我同意了，」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只得說。

他滿懷着戰鬥的心情，他所想的已經是另外一些事情，而不是在家裏時所想的了。他是一個後備軍，現在應召入伍，充滿着對祖國盡義務的決心。雖然如此，他做家長的威信也是要保持的。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沉默了片刻，然後就採取了最後的一種手段——指出了他和兒子年齡的差別。

「讓我們瞧瞧，」他說，「我們的事情得怎麼辦。」

米哈依爾在回答時甚至沒有微笑，因為想到他們父子倆一道去捍衛自己的祖國而感到自豪。

「一定能進行得很好！」他說。

*

*

*

新的紅軍戰士進行了編制，但是暫時沒有告訴他們確實到什麼地方去。大家談到了斯摩稜斯克。接着又談到波布魯依斯克。以後又談到聶維爾。

「這不都是不同的方向嗎？」米哈依爾得不出結論。他的腦子裏仍然是亂糟糟的，可是他並不願意向別人打聽。父親說過，如果他在戰時表現出過分的好奇心，別人就會纏着他問長問短，結果都是些廢話。

在一個火車站上，他們被編成了不知是獨立部隊還是普通的部隊，比利賓科不記得了，然後發給他們步槍和子彈。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被指派為分隊長。

分隊停駐下來宿營了。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派出哨兵，並詳細地說明了哨兵的任務，又嚴格地命令注意守衛。

「現在你們是哨兵，」他對被指派的人們說，「全隊的生命都信託給你們了。」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顯然不大信任這些哨兵，因為他們年青、缺乏戰鬥經驗，爲了

格外小心又增派了米哈依爾和另外兩個小伙子。

米哈依爾曾經在夜間到森林去過多少次。他們的杜布羅夫卡四周都是森林——至少有三面是森林，就是那樣的！在白俄羅斯的這個地方，大森林大概就是從耶諾勃利起一直綿延到有名的勃利雅斯克大森林。從前他和朋友或者獨自一個人到森林裏去過。但是，他從來沒有想到在森林裏會像今天這樣可怕……

不祥的寂靜，當每一分鐘都在等待着令人驚恐的事情的時候，這種神秘的昏暗，使你不知道是剛剛天黑，還是已經接近黎明了。這一切都令人煩躁，這短短的夜間守衛時間對米哈依爾來說是特別漫長的。

米沙穿着父親的上衣，不時地也巡視一下哨兵們是不是都在崗位上。哨兵們都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大概也和他一樣在夜裏守望着和戒備着。

哨兵們的守望和戒備是沒有白費的。正是這天夜裏使米哈依爾終生有了警惕性。

從上面什麼地方發現了情況。好像是有人用力搖晃着樹，樹梢互相磨擦着沙沙作響。忽然滿天響起了同樣的沙沙聲。就在這時候，有人喊道：

「空軍陸戰隊！法西斯匪徒！……」

可能，這不是名副其實的陸戰隊，僅僅是投到蘇聯後方的一小股希特勒匪徒。

戰士們剎那間一個跟着一個地跳起來了。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指揮着他們，叫他們

不要慌張，不要怕敵人。當法西斯匪徒在空中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射擊的，因為不方便而且也看不清目標，必須在這時候把他們殲滅掉。

「傘兵？啊，對，是的……」米哈依爾自言自語地說，把步槍夾在腋下，往手掌上吐了口唾沫。吐唾沫這是神經過度緊張，就是驚慌的一種延續，這種驚慌沒有立刻消失。

敵人的飛機飛走了，機聲漸漸聽不見了。天空中，看見了掛在白色降落傘上的傘兵的黑影在搖擺着。

希特勒匪徒們企圖在距離這些戰士宿營地不遠的一條大道旁邊着陸。

米哈依爾試着數：一、二、三、四、五……

「不要害怕！」科爾聶依·耶菲莫維奇繼續指揮着。「好好瞄準了，一齊打死。」但是，誰都還沒有射擊。

離地面近了，這一羣傘兵降落得更低了，轉瞬間打開了降落傘的主傘。這是這麼出乎意外，好多人都喊叫起來了。大家都望着那羣傘兵，所以誰也沒有注意天空中飛着的像小石子似的小黑點。這時候看得很清楚：傘兵怎樣在降落傘的繩索上擺動着，怎樣拉緊繩索，顯然是在選擇着陸的地點了。

米哈依爾端起了步槍。他很清楚地記得應該像射擊比賽那樣把準星對準目標。端着槍，並且從容不迫地扣住扳機。可是現在不知怎的什麼也做不好了，心裏卜通卜通直跳，

手也不聽使喚了。他把準星對準了傘兵，可是目標很快地又降低了，米哈依爾如果射擊的話，就要射中降落傘了。「這可怎麼辦呢？」他自言自語地說，恐怕這樣來不及在法西斯匪徒着陸之前射擊。「別慌！」他又找到了一個目標，稍微搶先一點射出去。接着一一次又一次地……

米哈依爾覺得法西斯匪徒的腿抽動了一下。他高興地向周圍看了看，但誰也沒有在看他。大家都在射擊希特勒匪徒，每個人都是很忙的。於是米哈依爾又找了個新目標打出一排子彈。

從傘兵着陸的大道上，傳來了還擊的槍聲，就是說，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匪徒落地時都是死的。他們開始反攻了。

「到樹後掩蔽！」有人喊着。

米哈依爾還沒有來得及掩蔽到老松樹後面去，就覺得甚麼東西猛地碰了他胸膛一下，隨即撲倒在地上了。樹林在他眼裏旋轉起來了，頭腦也迷糊起來了。

「米沙，喂，米沙……聽見了嗎？」誰的熟悉的手在撫摸着他。有一次這隻手差點兒沒碰着米哈依爾的眼睛。但是他既不能推開這討厭而關心的手，也不能喊叫不要碰他，他沒有力氣啦。

在米哈依爾醫療的病院裏，大家告訴他說，是他父親把他送到這裏來的，並且法西斯傘兵已經全部殲滅了。

在後方

米哈依爾躺在耶利察的病院裏。他在第一次戰鬥中所受的重傷漸漸好了。現在他已經能和病房中的病友、醫療人員談話了。他很喜歡談話，什麼事情都喜歡談談。現在仍然是驚慌不安的日子。德國侵略者還在進犯。

很想知道西方列寧格勒城下和南方的戰況……

傷員們交談着，發表了有關今後軍事行動進程的不同感想。談話很少在和睦的氣氛中進行。他們常常轉而進行激烈的爭辯，一直要到女護士跑進病房，才能使他們完全安靜下來。

米哈依爾·比利賓科也參加了這種談話。他的見解在軍事觀察上，尤其在戰略的深奧意義上，都沒有獨到的地方。可是他的一個論點却無可爭辯地被大家所接受了。

「如果全體人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奮起反抗法西斯匪徒，敵人就一定會失敗的，」米哈依爾說。

說完了這幾句話以後，這位青年就記起了和法西斯傘兵夜戰的情景。當時就是他們，